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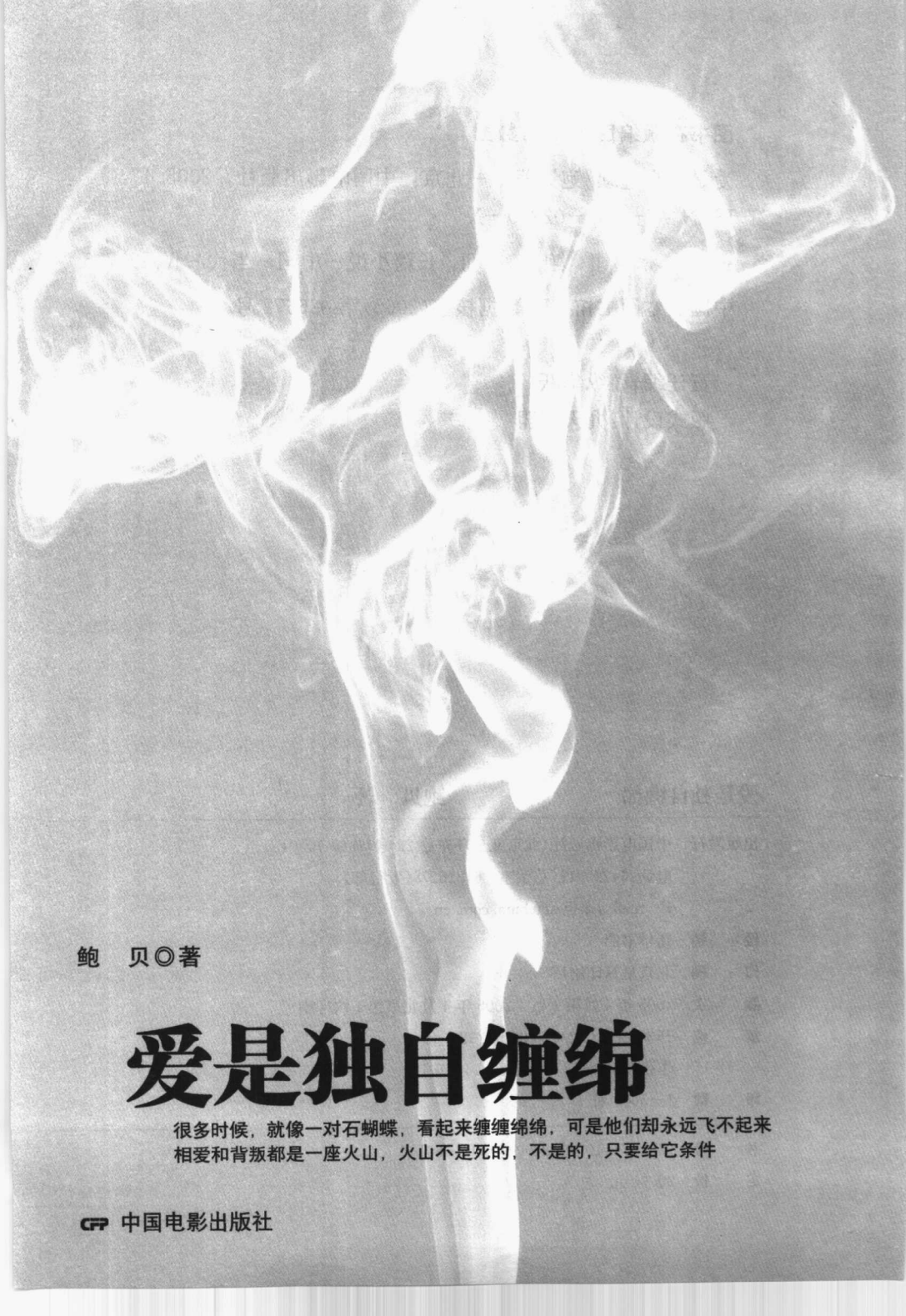


鲍 贝◎著

爱是独自缠绵

很多时候，就像一对石蝴蝶，看起来缠绵绵绵，可是他们却永远飞不起来
相爱和背叛都是一座火山，火山不是死的，不是的，只要给它条件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鲍 贝◎著

爱是独自缠绵

很多时候，就像一对石蝴蝶，看起来缠缠绵绵，可是他们却永远飞不起来
相爱和背叛都是一座火山，火山不是死的，不是的，只要给它条件

C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是独自缠绵/鲍贝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5. 4

ISBN 7-106-02290-X

I. 爱... II. 鲍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5672 号

责任编辑:纵华跃

版式设计:九天宇盟

爱是独自缠绵

鲍贝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/10 插页/0 字数/140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2290-X/I·0561

定 价 20.00 元

目 录

1	活得很没劲	1
2	旅店的床单震颤出薄薄的爱情	13
3	白房子里,爱情在摇曳	33
4	为什么不要我	49
5	蝴蝶的前世今生	67
6	飞不起来的蝴蝶	85
7	爱情大餐	99
8	攒一个梦想去巴黎	119
9	关于水果和诗歌问题	135
10	你爱上我,就是找死	145

爱

是独自缠绵

Bi shé dúzì chǎnmian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1 | 我一直在找你 | 157 |
| 12 | 隐士人俱乐部 | 173 |
| 13 | 思念长了翅膀在飞 | 189 |
| 14 | 美丽的灾难 | 205 |
| 15 | 分手,是因为爱你 | 219 |
| 16 | 一只石蝴蝶,停在枯死的墙上 | 233 |
| 17 | 巴黎街头,一件旗袍在哭泣 | 247 |
| 18 | 谁说生命中不会有奇迹出现 | 271 |
| 19 | 你爱过我吗 | 287 |
| 20 | 拒绝让爱情走向平凡 | 305 |

活得很没劲



那是一张夜总会的账单，上面抄着一串电话号码，和一个男人的名字。笔迹潦草随意，透着一个男人漫不经心的骄傲和自信。

在静谧的夜里，安然将起了褶皱的账单，一点一点地抚平。这个爱泡夜总会的男人，竟用账单给她电话号码，他是故意的么？心里忽地升起一阵惶乱不安。她快速将那账单压于书本下，像扑灭一团火。

那男人就如一个纵火的人，而那串电话号码，正不断地向她发出劈里啪啦的火焰的信号，已让她有些火辣辣的感觉了。

为什么不让自己靠近那个纵火的人？

为什么不？

一转身，她在镜子里照见自己，一头松散的头发，几根短发漫不经心地直刺到眼睛里。眼角的鱼尾纹因为熬夜而加深了……年轻的日子飞一样地过去。都说女人在三十以后，便只有被选择的份了。眼看着自己的年龄也直奔三十，还能大把大把地扔掉青春么？

她毫不犹豫地和小顾分了手。在情感之路上，要让自己往前迈进一步，就必须得结束、抛弃一段感情。

小顾是个助教，一个绝对不标新立异的本分男人。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和浪漫想像。和他分手后，安然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。她以为，对于小顾来说会是个硬生生的伤害。但是，小顾却极其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就如他非常平静地爱上她一样。

“你不会幸福，因为你写小说。”

她一直搞不懂，小顾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其实，她也没想着非得去弄懂它。反正他们已经分手了。

而母亲却为此痛惜不已，追着她问：“他哪点不好？”

“他哪点都好，就是会把我闷死。”

母亲叹息着：“平安的日子都是很闷的……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……”

她到底想要什么？

——她不知道。但是，她知道她不要什么。莫名地一阵心烦，她从家里逃出去，逃离母亲的一堆恬躁。

一切，都是从那张账单开始的么？

谁知道呢？在这阳光照耀的初春，万物躺在暧昧不清的春色里，各自带着滚烫伸延，没有尽头，各怀心事，谁知道哪是开头，哪是结束呢？

这天是周日，是安然和三个姐妹相聚的日子，每一星期她们都会在“娘家”相聚一次。她们称之为“回娘家”。

“娘家”是个咖啡吧。是她们的情感释放地。女人的天空有时会被感情遮蔽着，平时很难看见理智和合理的晴朗。所以，她们会定时出现在这儿，聆听和倾诉，是她们相聚的全部内容。她们从中得到喘息和微笑，她们总能让一切一笑而过，重新投入生活。

时间还早，安然绕道去了旧货市场。

她是个迷恋旧物，又喜欢探知的女人。在旧货市场的入口，挂了很多落满灰尘的旧画报。她在那些画报中，突然撞见一双忧郁的眼睛，那是一双三十年代的眼睛。白梅，这个生于梅城成名于上海的女人，带着一个沉寂几十年的谜团，如生了根一样一直活在她心里。今天，这份不期然的撞见，再一次以最强劲的力量激起了她的探知欲。

当安然背个大包赶到“娘家”时，青莲已坐在老地方等待了。青莲是个时装模特，她是姐妹中最安静的一个。看到安然进来，她展颜一笑，那份自然的亲热就像见到了家里人。

安然放下包招呼服务生：“来两杯卡布其诺！”

“来三杯吧！”此时，绿裙正微笑着进来。绿裙的情感故事是最贫乏的，她聊的大都是关于工作方面的话题，一副很严肃的样子。但是，最近的她却俨然换了个人，她看上去如沐春风，热情洋溢，那感觉只有坠入爱河的女人身上才有。莫不是——

“你恋爱了？”安然帮她的外套往沙发靠背上一搭，随口问道。

“为什么这样问？”绿裙反问道。

“你这模样，就像个恋爱中的女人嘛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？我可是很深藏不露的！”

“还深藏不露！看你那得意劲儿，早出卖你了！还是招了吧，是谁？”安然紧逼着绿裙。

青莲也按捺不住好奇心，问道：“绿裙，你就告诉我们吧，是谁呀？”

“还是等阿紫来了再说吧。不然，我还得重说一回。”绿裙作投降状，赶紧找出手机给阿紫打电话。

阿紫在电话里说让她们再等十分钟，事实上，她是在半小时以后才赶到的。在这半小时里，绿裙又打电话催过她三次。

阿紫风驰电掣般跨进“娘家”，她一只手拎着大包，另一手臂下挟着一本鼓囊囊的大号记事本，足登一双危险至极的细高跟鞋。一进门，便急着挥舞手臂打招呼，记事本里的收据，名片，纸条，一下子散了一地。几个客人自觉地让出一些空间，好让这个身着迷你裙的女人，手忙脚乱地收拾这一地的秘密。

“我们的阿紫，总是这样风风火火，改不掉！”绿裙笑着调侃。

阿紫将东西统统往空座位上一扔，冲着绿裙道：“你还说我，都是你害的，没命地催！要不，多给我一些时间，我再去走一回，看我如何优雅地走过来。”

“算了吧，谁让你总是迟到。”绿裙笑着拉她一下，她才精疲力竭地倒进沙发里，将一双修长的腿塞进桌子底下。

“还不是男人太多了嘛，都应付不过来了！”阿紫颓废地一笑，带些得意。她朝吧台打了个响指，“给我一杯蓝山，加奶不加糖。”

接着她又问：“这么急急招我，是否有谁中了‘毒’？”

安然和青莲齐声道：“绿裙！”

阿紫立即嬉笑道：“连我们铁姑娘也中‘毒’了？那人是谁？”

绿裙没命地催阿紫来，本来很想对姐妹们坦白她的恋情的，但现在，她却一点倾诉的欲望也没有了。也说不出什么原因。又不好太扫姐妹们的兴，于是，她说：“是一个男人啦，说了你们也不认识，下次带他来见你们吧。青莲你呢？”绿裙移花接木，将话题引开。

“我也就那样啦，没什么改变。”青莲只轻描淡写地道。

“前后左右只不过一个男人，还会有什么改变嘛！”阿紫道。

“你呀，总疯疯癫癫的，那么多男人围着你，也挑不出一个来。”安然道。

“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也不想蜜蜂一样东采西抓的，在这个身上找不到，就换一个。我也梦想会遇到一个我期待中的男人，能给我一切的……可这样的男人哪儿去找呢？我又没有耐心守株待兔。这是我的弱点，我永远需要被注意，被吸引，只要在男人的眼光里，看到一点坏的东西，我就准备去爱了。但爱过以后，我又觉得我的付出并不为那男人，而是为那个眼光……我的话说完了，结束！”阿紫接过服务生送来的咖啡，突然将话截断。

安然道：“换一种方式吧，那些男人当中肯定会有你所期待的。只是一不小心被你吓跑了。”

“我也想过，到底有没有我最爱的。有天晚上，我不想睡，我便开始数追过我的男人们，我想将他们一个个排出来，比一下，哪个最好？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我数到二十六的时候，我就睡着了。”

“二十六？”

“二十六个男人？！”

“是二十六岁啦，笨女人！想来也怪，没男人爱吧，这日子太空虚；可爱过以后，更空虚——”

安然的心里因为有着特殊的心境，她隐约觉得阿紫的话里有一种绝望，那绝望并不浓烈，但却非常真实。

“空虚！它就像毒药。我们何不做个下毒者？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女人是要有耐心的，她会让自己去等、去期待，去给人

家时间准备、去幻想、去冲动。她永远不显得急躁，她会一直保持优雅，懂得把事情延后，懂得沉默，也就是说，要懂得创造空虚，空虚才能让人产生渴望。”

阿紫大呼道：“这太难了！尤其像我，面对大把的空虚，怎样想着去填补还来不及呢！”

“你和男人们混杂在一起，没有泪水，没有委屈，没有责备，没有非难，长此以往，有的只是杀死欲望，让自己麻木。你要激励自己和他人去爱，惟一的办法，就是种植空虚，像种庄稼一样，总会有收获的一天。”

女孩们一阵静默，仿佛需要静下来，好好理一理思路。

现代人谁没有过空虚？她们的心情零碎得一塌糊涂。

“我很羡慕你的能屈能伸，所以，你活得比我好。”阿紫耸耸肩道。

“我活得没劲，很没劲！”安然的声音像发泄。

“你还活得没劲？有疼你的父母，还有一个惜命一般爱你的小顾，你又不需去工作，去看人家脸色，只趴在电脑前编故事就能赚钱，你还要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为自己活一把！我已和小顾分手了。我想搬出家去住，无拘无束地过上一阵子。”安然的话如一枚炸弹，在女孩中间轰地一响。她们纷纷问：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安然做了个阻止的手势：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只想离开小顾，离开家，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阿紫又问。

“我想搬进梅园，静下来写写白梅。”安然脱口而出，仿佛这

是她想了好久才决定的事情。

“白梅?!”女孩们惊呼。她们都知道白梅是三十年代的红歌星，但却从没有人知道红了以后的白梅去了哪里。这个谜团，没有人解得开它。

“你是否疯了？梅园是园林局保护的故居，怎会让你搬进去住？再说那房子那么老旧，你不怕？”绿裙在问这些话的时候，心情莫名地一阵激动，眼里竟充满向往。

“所以，我想和大家商量商量，是否有办法争取租到梅园，最好我们一起搬进去。”

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！女孩们都被这异想天开搅得兴奋莫名，激动不安。有一种神秘的动力在她们心中翻腾，热乎乎地，汹涌澎湃。

“好，我双手赞成！”阿紫先斩钉截铁道：“园林局局长我倒是认识，明天我就找他说去。”

“我也想搬出去呢！我也去求求父亲，兴许他有办法。”绿裙的脸上泛着红晕。

“对了，你父亲一定会有办法的，否则他这个市长白当了！”阿紫道。

安然看青莲始终没吭声，便问道：“青莲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我怕我妈会不同意。”

“问你自己想不想？”阿紫不耐烦地打断青莲。

“我当然想！可是——”青莲还是拿不定主意。

“别可是了，安然说的对，我们该为自己活一把！也许明天地球就不存在了。”阿紫道。

她们会心地笑了。

这是个令人振奋的相聚。咖啡真是个好东西。是咖啡唤醒了

她们的欲望和激情。

离开咖啡吧时，已是半夜了。她们故意绕道经过了梅园。梅园掩映在一片朦胧的灯光之下，半明半暗，若隐若现，似蜃楼。

梅园的门早关了，阿紫提议跳墙进去，说完自己先利索地跳了过去。

女孩们一个一个地攀墙而入。她们的激动是因为突然发现了惯常生活的外面，还有另外样式的生活。虽然这另外样式的生活即使你理解不了，但你会被深深吸引。因为它新奇而刺激。

经过几番周折，女孩们终于如愿以偿，搬进了梅园。沉寂了几十年的梅园，再度热闹了。

“当”地一声，四个酒杯碰撞在一起。

“为我们姐妹四个搬进梅园干一杯！”阿紫道。

“不，搬进梅园的应该是五个人。”安然坚持。

“去！你不要阴里阴气的，吓唬我们！”

“我真的觉得白梅的灵魂，就在我们身边，她还活在这里。”

“真是疯了！”阿紫嗔怪着，又去添酒。

夜，如花般悄然盛开。

因为激动，也因为感慨，四个人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。阿紫的手机突然响起，可她却醉意朦胧地朝沙发看一眼，没有去接。

绿裙却好事地冲过去看手机。而阿紫却挥了挥手：“不用看了，本小姐今晚谁的电话都不接！”

绿裙笑了笑，随手将电话掐断了。

可过了一会，手机又响。绿裙又跑过去把它掐断。

如此反复掐了五六次，当手机再次响起时，阿紫不耐烦地冲口而出：“真是好烦！帮我关机吧！”

握着手机的绿裙挑起一个眉，嬉笑着问：“真关了？”

“关了吧！烦！”

“真的谁的电话都不接啊？最后那两个电话好像是你家里的号码哦”

阿紫一下跳起来，“为什么不早说呢，真是！”

“你不是说都不要接的嘛。”绿裙拢了拢一头短而碎的头发，精干而调皮。

阿紫忙开了手机，向家里回电话——

“什么？今晚他见不到我，就跳楼自杀?!”阿紫惊呼。

所有人都伸长脖子，竖起耳朵。

听完电话，阿紫气呼呼地，一脸愠怒：“这个孙子，居然敢打电话骚扰到我父亲头上！他竟敢说没有我睡不着觉，今晚见不到我，就要跳楼了！”

安然问：“是那个很有钱的江老板吗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

“那，我们过去亲历一起跳楼事件的发生过程，岂不有趣？”

“走啊，快走啊！”绿裙早已拿了车钥匙，催着她们。

酒吧里灯光暧昧，人声喧哗。当她们四个人一踏进门口时，氤氲的酒吧似乎一下变亮了。人们停止了笑闹，都将目光停留在她们身上。

刚刚还飞扬跋扈的江老板，突然像着了魔似的，痴痴地盯着阿紫。他的眼里只有阿紫。那迷死人的修长的腿；那足以颠倒众生的妩媚的眼；还有那唇，下唇比上唇偏偏就厚了那么一点点，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亲吻的。

阿紫靠近他，看着他发痴的眼神，俯下身轻声细语地说：“我们走吧——”

可江老板动不了。不是动不了，是不知所措。

阿紫用手拍拍他的脸，再一次轻声说：“走吧。”那神情就像母亲在哄着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虽然孩子并没开口认错，但是对于母亲来说，她只要看他一眼就已知道。

此时的江老板就是一个孩子。阿紫的手在他脸上拂过，那嫩滑的温暖的感觉。突然，他笑了，笑得很满足，很幸福。一点都不像喝醉酒的样子。

安然看着他知足的笑脸，问道：“现在不想跳楼了？”

“不，不想了！”江老板涎着口水道，“我见到阿紫了，我感觉生活如此美好！我干嘛还去跳楼？”

他趑趄着站起来，“走——，我们走——！”

江老板的傻样，让在场的人都抿嘴一笑。

“他还没付酒钱呢！”一个浓妆艳抹的吧女不屑地看着江老板。

“我——不是刚刚付了很多吗？怎么——，又要付钱？”

“刚才那是小费，我知道你所有的钱都付了小费啦！”

安然问那吧女：“他欠了多少酒钱？”

“六百。”

安然替他买了单。四位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拖带拽地带走了江老板。

好不容易将江老板塞进车里。四位女孩一路疯笑着。在这个春风荡漾的月夜里，一辆白色的车子向郊外疾驰而去。

翌日凌晨。在郊外的奶牛场里，江老板被一阵寒冷和腥臭味激醒。

眼前的景象几乎令他暴眼。他竟然抱着白花花的奶牛睡了一

夜。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，几乎赤裸。他狼狈不堪地从奶牛肚子下爬出来。

而在此时，他的妻子美凤正朝他快步走来。他吓得脸发青，腿发软，尴尬得无地自容……。

一夜总算过去。

女孩们一醒来便处于一种紧张的兴奋状态。她们渴望能听到江老板的电话，渴望江老板的破口大骂，或大声抱怨。

她们“心事重重”地等待着，期盼着，一起围着吃早点。阿紫将热好的牛奶递给她们——

于是，再也按捺不住，捧着牛奶，人人笑得东倒西歪。

牛奶溢出杯子，湿了她们一身。

蓦地，手机响了！

她们突地收住了笑，脸上有一种如临大敌的紧张和激动。

江老板果然给阿紫来了电话，但他并没有破口大骂和大声抱怨。他不敢！他已领教了这帮女孩的厉害了。他只是不想再次惨遭横祸，才打电话来道歉的。他在电话里一再向阿紫保证，今后再也不敢打骚扰电话了。

——那只是一个活在禁忌中的，偶尔有一点冲动的普通男人吧。

阿紫扔了手机，心里没什么快乐，也没什么不快乐。